

維摩詰的疾病

《維摩詰所說不可思議解脫經》，又名《維摩詰所說經》，亦名《淨名經》，簡稱《維摩經》

天女散花。冉冉大千，
散落了無盡瑰美奇花、華璨文句。

《維摩經》是這樣一部湧動著寶珞珠光，
沛集著佛典中各種重要的名言佳句的作品罷。

有人得皮，有人識骨；
有人擷取花相屍骸，有人冥入神魂精魄。



在空寂的病榻上，維摩詰解釋，一切生命的疾病，皆來自於「無明」、「愛見」所引起的「攀緣執取」。

有執取，即有依附、有攀緣。

它涵蓋了內外、身心世界最粗糙、顯見的官能、物質的層面，乃至於精神、心靈、意識深處至微細、深潛的形式——三界凡聖莫不呈現了自我攀緣的不同向度與內涵。

身如芭蕉，如陽焰

維摩詰生病了！

整個毘耶離城的國王、大臣、長者、居士、王子、官僚……乃至於男女老少、販夫走卒——那些他曾在酒肆、淫舍中相遇、把談過的酒鬼、賭徒、妓女，皆紛紛來探訪、慰問過了……臥疾的維摩詰長者，便在他的病床上，枯瘦著一張黃臉，宛如一位大體解剖的示範者一般，透過自身的病疾，向垂問者揭示了肉身的薄脆、無常……那為有情所愛戀、依恃的肉身，不過如浮沫、如閃電般，瞬即消滅，瞬即瓦解！

「是身如聚沫，不可撮摩；是身如泡，不得久立；是身如焰，從渴愛生；是身如芭蕉，中無有堅；是身如幻，從顛倒起；是身如夢，為虛妄見……」臥疾的維摩詰以詩化的語言向蒞臨者描述肉身的本質，說明苦、空、無我，乃至離身、離欲、離苦的法則，它們是佛陀最初的「四諦」教導。

「生命無非僅是速朽之法啊！我們當追尋更圓滿、悟覺的層次——」維摩詰詩化的語音「娑娑」流轉於探問者的足音中。然而，世尊卻沒有來探親他；甚且，也不曾派遣一名弟子來過！

「病成如此，世尊大慈，怎能不垂憫於我？」病榻中的維摩詰念想著世尊青蓮色的眸眼，和月輝一樣的容顏。

不著身心，為宴坐

菴羅樹園的佛陀了知居士心意，擬派遣弟子問疾。

然而，沒有一人敢去。

弟子們囁嚅推辭者。

於比丘們眼中，這位善辯的長者恍如一位可怕的「獅身人面」般，於弟子們托鉢、弘法，乃至宴坐、經行的時候，如突如其然地出現身畔，如同那隻傳說中的恐怖動物，張開齒牙，向他們提出尖銳的問答。「智慧第一」的舍利弗，和「多聞第一」的阿難皆曾被詰問得張口結舌，猶如一根木樁似地杵在原地。

那時，舍利弗正於林下靜坐。日光寂寂，林葉靜靜。

「嘿！舍利弗，不必這樣坐，才叫作『靜坐』——」那名獅身人面驀然出現於落葉間，偏著頭，慢岑岑地說：「心不執取於外，亦不執取於內，即是靜坐。於動作、威儀中，恆保寂定，即是靜坐。於各種思想、見解的亂流中，能夠安住不動，即是靜坐。於煩惱的隘口，能當下空寂、當下涅槃，即是靜坐……」獅身人面便是這樣踩著落葉，笑吟吟地說著。弄得聰慧的舍利弗坐也不是，不坐也不是。

法身無疾，示有疾

而在另一個晨霧芬芳的黎明，世尊微有小疾，須用牛乳；阿難立於婆羅門的簷下，托鉢乞乳。「噯，大清早的，怎麼便執著鉢站在這裡？」晨霧中，獅身人面浮逼近來，張開利齒。

「世尊病了，須用牛乳，所以，我在這裡……」阿難靦腆回答。

「停！停！阿難，莫讓諸天鬼神、菩薩聽見如許麤糙的話語。如來身，即法身，是金剛之體，諸漏已盡、萬善普會，怎麼可能會有疾病？……那些外道聽了將要怎樣嘲笑如來啊？他們會說：『這算什麼天人師！自稱大醫王，自己有疾都不能救，還想療救有情？』」獅身人面矮沉著臉，喜怒不明地說：「你這樣站著，簡直像是當街羞辱佛陀！……連我都感到丟人……走啊！阿難，還不快跑？」

「世尊分明言說……難道是我錯聽了嗎？」阿難一時怔忡，奪了鉢即想離去。

「正如居士所言，佛的法身，的確無病！然而，於此濁世度化群生的肉軀，則難免於病疾老死……」一如既往，總在生命臨界、危駭的剎那，世尊的音聲即如優曇花般綻放於青空中。那慈和的聲音說道：「阿難！坦坦蕩蕩、豁豁落落地取了乳去，毋須慚愧！」

聰慧與多聞皆無能免疫於獅身人面的盤叩，十大弟子皆難逃過那盤據且雄辯的獅身人面，五百羅漢也挫敗於他犀銳的棒喝下。

即連彌勒、光嚴等諸大菩薩也難逃於那狹路相逢的一刀。

點將難

無人敢去對陣。

「那麼，文殊師利，便是你罷。」最後，佛陀的眸光指向文殊師利。

從癡有愛，則我病生

在空空曠曠的屋宇裡，維摩詰居士孤影蕭條地偃臥著。整座屋宇宛若颶風掃劫過一般，僅餘下那只空索的木床，以及這條丁零的、如同春蠶一般槁臥的病軀。

「世尊殷勤致意！」在空無一物的室宇，文殊師利向著槁黃的獅身人面趨近一步，啟開經卷中至為璀璨的問疾：「居士的病，如何生起？如何持續？又如何除滅？」智慧猛利如獅子的文殊師利，如是向前啟開兩位智者的短兵交接。

「從癡有愛，則我病生——」病羸的獅身人面即自床榻上顫危危地支側起半肩槁瘦的身軀，長吟輾側地回答道：「一切眾生俱以癡愛為病。眾生病，故我病。若眾生不病，則我亦病滅。」

「如同一名長者愛念著他唯一的獨生子一般。獨子病了，長者則

難免憂愁成疾。菩薩愛念眾生猶若愛子，為眾生故，而入生死流中。有生死，即有病疾……」病悠悠的維摩詰悠緩緩地回答：「因之，這纏繞著我的病疾，怕無藥可救了！得待眾生病癒，才能痊癒……因為，菩薩之疾，實因大悲而起——」

「菩薩應如何慰問病疾的菩薩？」「有疾的菩薩該如何看待病疾？又如何調伏一己的心性？」「既為眾生而入生死，又如何看待眾生？如何對治生死中的怖畏？」……了知人面獅身的厲害，大智文殊師利並不正面、魯直地慰問維摩詰，相反地，他迂迴輾轉，採取「不戰而戰」的策略，將戈矛、盾甲全盤交予維摩詰長者，令居士自己自行論述那個「能令有疾菩薩稱心、適意的慰問之道」。

「卸甲即是作戰」——文殊師利「讓病人慰問自己」的方法一時奏效。在空罄的屋宇，槁瘦的維摩詰目光炯炯，竟雄辯滔滔地藉著巧妙的臥疾，轉起了湛深的法輪。

「何謂病本？謂有攀緣，從有攀緣則為病本。何所攀緣？謂之三界。云何斷攀緣？以無所得。若無所得，則無攀緣。」

在空寂的病榻上，維摩詰解釋，一切生命的病疾，皆來自於「無明」、「愛見」所引起的「攀緣執取」。有執取，即有依附、有攀緣。它涵蓋了內外、身心世界最粗糙、顯見的官能、物質的層面，乃至於精神、心靈、意識深處至微細、深潛的形式——三界凡聖莫不呈現了自我攀緣的不同向度與內涵。於中，求權位、財富、欲愛、伴侶、長壽、兒女……固是一種重濁粗垢的「攀緣」；求定位、求知音、求理解、求實踐……亦何嘗不是精神依執的微細變貌？乃至於最終的執取神通、執取入定、執取涅槃……皆是意識至深隱、潛幽的執著。有攀緣，則有惑苦、則有疾病。有十分攀緣，則有十分重疾；有一毫攀緣，則有一毫未癒之苦。

「法名寂滅，若行生滅，是求生滅，非求法也。

法名無染，若染於法，乃至涅槃，是則染著，非求法也。

法無行處，若行於法，是則行處，非求法也。……

若求法者，於一切法，應無所求。」

——唯有澈了第一義諦空，當下空寂，當下安住，豁豁落落、了無所得……乃至於法、於涅槃，皆無染著、無執取、無營求……曠然滌盪，獨立不倚，一無所緣，了無所得，始是真涅槃，是大乘了義教法。

室空，因為「本來即空」——我，與宅室、屋宇、眾生、萬化……皆不可得。本自如幻，本即無生。那所謂「涅槃」，即是穿透幻相的本質，於幻起的當下，即無惑無縛，空寂解脫。

那麼，即連病疾，也僅是此世重重的幻相、變相之一。癒，固是解脫；不癒，也曠達解縛。

我來散花三千界

病羸的獅身人面口若懸河地說法。大乘菩薩道精微的義旨，如曼妙的花絮，自他鋒機敏銳的唇舌間，洶湧流出。伶伶娉娉拂滿曠寂的室宇，跌宕於探疾的諸菩薩、天人、比丘的胸臆。

不，天上果然續續紛紛，落雪般，飄降下五顏六色、瑰麗奇美的花絮。

「誰箇在那裡散花呀？」大弟子們紛紛揣度，努力想拂拍去黏滯在僧袍上的茶艷花絮。

綺美的花絮散落至菩薩的冠領、衣襟上，即融雪般，自行墜落。飄降至羅漢僧袍上，卻如織錦般，緊緊繡黏著。且愈想拂拭，就愈像長了鉤爪般，牢牢吸附。

空空的丈室，隨著冉冉飄降的落花，忽然出現絕美的天女。

「好美的花，何以要去拂它？」天女佇立於花雨下，看著舍利弗，似笑非笑地說。

「這花……很不如法。」舍利弗回答，一面使勁想揮去袍上那彷彿長了勾刺般的艷美花絮。於小乘的眼底，花鬢花串，但凡能夠引起

愛著的色聲香味觸，俱是違反戒律，不合於羅漢的空無之境的。

「花自清淨，本然無所分別。……淨、垢、美、醜，染與無染，如法、不如法……不過僅是行者自身的分別想、差別相罷了。若於佛法中出家，有所分別，即不如法；無分別，即是如法。鮮花不著於菩薩身上，僅因菩薩心中清澄空明，早已斷除一切內、外的分別想，是故無所染著……那該被拂去的，是仁者心中的差別諸相啊！」天女丰神倜儻地回答。

「你……在這裡，有多久了？」舍利弗吶吶開口。方才入門時，他分明見到丈室空空盪盪、杳無隻影。

「從你悟覺解脫的一刻，我便在這裡了。」

「有這麼久了嗎？」舍利弗細細凝思自己悟道的年光。

「無相解脫，離於一切諸相，可以以世俗的時間計度大小、長短、久近嗎？」天女反問道。

舍利弗沉默了。的確，無相解脫，是不可以以有形的時間、空間來丈量、計度的。

「聰明的，怎麼不說了？」天女閃著眸光，捉狹地說。

「解脫境界，僅能以心冥悟，本不落於言詮。因此，無能以言語回答。」猛然警覺的舍利弗，決定不落入天女的陷阱中。

「無相解脫，即當體如幻，了知空寂，於內、外、中間，皆無所執取。言語文字，亦本為幻構假名，本自空寂，本不離於解脫……一切萬相萬法，莫不如是，本如幻化，本自解脫，本自空寂。」天女不放過的灼灼進逼。

「不須以離開淫、怒、癡，始能解脫嗎？」舍利弗驚疑地問。阿羅漢的作證解脫，素來以力斷貪、瞋、癡為軌則。

「佛之於執取淨垢，執取世間為實有的，則教他去除淫、怒、癡；之於能夠徹了如幻本質，當體即知萬法空如浮沫的，即說淫、怒、癡，本然空相，本然無縛，本自解脫。」天女湛湛微笑。

「好耶！天女，你究竟證了什麼？得了什麼？具有如此的辯才？」舍利弗忍不住讚歎道。智慧第一，他難得棋逢對手，更何況僅是一名

女子！

「我空空盪盪，無證、無得……始能辯如疾風。倘以為有證、有得，則還有一絲葛藤……」天女灑落回答。

「好可惜，怎麼不轉去女身，化為男相呢？」舍利弗望著天女湛美的形容，止不住深深嘆息：那麼敏慧的一個人，怎麼卻偏偏是多障多礙、了無價值的女人身呢？

「我在這裡十二年，求一個女人相了不可得，要轉什麼？能轉什麼呢？」天女又露出乍乍見面時，那付奇譎的笑容：「譬如一位魔術師以幻術變化出一個女子，只有那癡傻的，才會執著那個形象，呆呆問道：『何不轉成男身？』……一切諸法，斯皆幻化虛假，哪有什麼男的、女的可轉，可計執的呢？」

天女詭譎的笑容方才消失。舍利弗立時驚覺，一己的身形阿娜伶俐，已化為曼美的天女。對面的天女，如鏡中自我般，化為方臉昂藏的舍利弗，且負著手，一如初度，丰神俊美地笑著，調侃道：「如何？怎麼不轉為男身？」

那在天女旖美的軀幹中的舍利弗即尷尬支吾：「說變天就變天！我竟不知道什麼時候竟轉成女人了？」

「正如舍利弗非女人，而現女身。一切女性亦復如是，現女相，而本質非女……倘舍利弗可以轉此時此際的女身，則一切女子也當可以即此而轉……唯因一切諸法，本如空華，非男非女……」天女冠帶瀟灑，流眄而笑。她揚起袍袖，倏然消逝。

漫天飛花繽紛拂降。於菩薩們的璨然莞爾中，舍利弗悠悠蛻返男身，黏附於僧袍上的繁花，如融雪般，寂美蒂落於丈室。

而獅身人面支著身子，臥著榻，槁澀的形容，於漫天的花影中，凝為浩瀚經卷中，至為炯特、卓美的碑石。

一朵烈焰中，岸然曠闊的紅蓮。

能善分別諸法相，於第一義而不動

《維摩經》，又名《維摩詰所說不可思議解脫經》，是大乘菩薩教典中至為優美、詩化、精闢而凝湛的卷帙。自姚秦時期鳩摩羅什譯出這部作品以來，中國的知識界、思想界即深深慕美於它閃耀的珠璣與玄美的思惟。無論佛與非佛、宗教與非宗教，它恍如一朵希世的優曇鉢花般，以其恍惚的絕美，漂浮過人類眼底，使人們為之殺那屏息，也忍不住有了遼闊的震動與玄幽的慕想……以致，作為一部佛典，它卻遠遠超越了宗教的範疇，宛然以一種更人本、乃至更文學的奇異姿態根植於生命的風土：人本，為其大氣淋漓、出入生死，具足坦然荷負生命血肉、人間疾苦的人格者、入世者、實踐者的闊瀾胸懷。

文學，為其語言文字、敘事思想的雋美、宏深、澎湃、瑰麗。十四個章品，既是優美跌宕的詩歌、散文，亦可視為十四則獨立而連貫的寓言、小說、和戲劇來解讀。被喻為「詩中有畫，畫中有詩」的盛唐水墨詩人王維，字「摩詰」，三個字串起來，即「維摩詰」，便不難窺知這位蟄隱的詩人，於闐默索居的背後，心底真正的慕懷；也不難瞭解他悅美、參涉這部典籍的程度了。

十四個章品，一折一折，峰峰迴闊，如十四個曲合不同的「標月之指」，以不同的形式，直指向大乘教法的髓腦——即第一章「佛國品」，一開始即標明的「能善分別諸法相，於第一義而不動」，也即是「空如來藏與大光明藏」、「一切智與道種智」的會合。「天女散花」是其中至為晶瑩、點慧的獨幕劇。無論識不識佛，那漫天飛花，窈窕散盡三千大千世界，撫慰人世一切荼苦炎惱的美麗形像，始終悸動人心，不僅呼吸於文人的詩詞、書畫、藝術中，也活躍於民間的舞蹈、戲曲、廟會與慶典中。鮮花觸地，潦苦中，因而有幻美、能觸動……

以如幻諸法、如幻佛事，療治、撫慰如幻器世、如幻有情——這是大乘教法與小乘教法，也是「菩薩道」與「羅漢道」的基礎不同。兩者同樣以「內明」，以「空如來藏」作為修行的根本，卻對「世間」採取了炯異的態度，小乘「只出不入」，而大乘卻「既出且入」、「既入且出」；於「空如來藏」的「出離」之外，別樹「大光明藏」，大開大闢，以清明的智眼、朗闊的氣度，修習世間的一切知識、思想、技藝，

贖拔生命種種物質、精神的創傷，與匱乏。

兩者的修行，猶如兩面鏡子——一面空漠空白，擦滅一切，以防垢染；另一面則萬相森羅，一切纖纖介介，存活其中。了知，僅要空寂自心，不取不執，則無所垢染。萬相，僅是空花起滅，空花成毀。因了這分根砥的不同，這是為什麼當維摩詰居士「以事詰理」，以「大光明藏」質疑「空如來藏」，說明「不捨道法而現凡夫事，是為宴坐；不斷煩惱而入涅槃，是為宴坐」時，舍利弗嗒然失落。而在「以理詰事」，詢問「法身無病，佛軀何以病疾？」時，阿難收鉢欲走。原因在於聲聞「只出不進」，只有理，而乏於事。理與事——「空如來藏」與「大光明藏」無能出入自得，相滲相融。

聲聞乘僅抵達了空性覺觀、「於第一義而不動」，卻無能抵達「能善分別諸法相」的智眼光明。

是一種「美麗的幽默」罷。選錄這一品，是因了它精簡地微縮了十四個章品所反覆標指的「菩薩月輪」——散花的天女，怕僅是維摩詰另一個破立執取的「女性分身」。當舍利弗問她：「你於三乘，志求何乘？」時，天女回答：「以聲聞法化眾生，即為聲聞，以因緣法化眾生，即為辟支佛，以大悲法化眾生，即為大乘」，又再度揭襲這部經卷以自性菩提為髓心，而會通三乘，對治有情，進而廣攝諸門的懷抱。

三乘教法，詩情昂盪地，奔流於它燦美的珠璣中。

「從癡有愛，則我病生。」——凡夫視一切身心世界為實有，任隨癡愛，擾攘奔逐，因而十二因緣相續流轉，死死生生，輪迴不止。是「有無明，有老死，有愛取，有煩惱」的境界。二乘聖人——聲聞、緣覺，依此覺觀，了知其中的過患瘡瘤，由是摧破無明，拔除根本癡愛，出離三界，永絕一切輪迴死生，是具體的「無明盡，老死盡」。（「無明盡」，意即「無明」已經滅盡，已經斷除，再無可以推動輪迴的源頭了。）

大乘聖者卻認為，生死如幻，當體即是空的，當體即不執取，便清涼安住，無所迷惑。

同時，覺知，輾轉三世，無非僅是一個華麗的嘉年華柱罷了。凡

夫以為「有」，以致牢牢執取、愛渴憂悲、生死往來……無論如何總不肯放棄這幻愛的嘉年華柱。小乘聖者也一樣認為「有」，瞭解其中的生死憂悲、煩惱過患，而急於脫離嘉年華柱，永不再來！大乘菩薩卻了知，嘉年華柱本是幻構的！本來即是空的！無論如何的絢美、誘惑，如何的狂亂、顛倒、恐怖、痛苦……都沒有實相，也沒有實體；於是，當下，即安住空寂，解脫生死……不受此嘉年華柱的各種幻像，所吸引、所擺布、所愚弄！

這是維摩詰「不滅癡愛，起於解脫」、「不斷淫、怒、癡，亦不與俱」、「不斷煩惱而入涅槃」的真正奧秘——因為當體即窺破柱底的無明之舞，清澄脫落……不為它強大的吸盤所吸噬，而與之共舞，與之共縛。安住空性涅槃，不動解脫——於煩惱中離煩惱，於老死中離老死，於無明中離無明，這是為什麼維摩詰的梵行是「火中生蓮花，世可謂希有，在欲而行禪，希有亦如是」；因為那人將行於此世，如火中蓮，接受嘉年華柱烈燄一般的熬煉、考驗與檢視。

「菩薩之疾，以大悲起。」——卻由於累劫所發的重願，大乘菩薩恆恆返歸此嘉年華柱，於一一煩惱、惑苦之中，修習一一智覺、智明之道。自「轉識成智」，進而「即識即智」、「識智一如」——於煩惱癡惑的當下，即能淨覺空明，以智慧尋找、檢擇因應的途徑。也是為什麼「塵勞之儔，是如來種」、「六十二見及一切煩惱，是如來種」、「煩惱即菩提」，因為它涉及了「後得智」以及「大光明藏」的圓成。它是菩薩道累劫修習的重要課題：即以「內明」為基礎，而開展其餘的菩薩「四明」；以「空如來藏」、空性解脫為本體，而智起「大光明藏」；以八萬四千煩惱為對象，而慧觀八萬四千對治的法門。

這是大乘菩薩的「無無明，亦無無明盡，乃至無老死，亦無老死盡」——因為華柱本空，無明非真，本無什麼可盡、可斷、可了的。一世一世反覆回歸此相續綿延、重重無盡的虛幻柱體，僅為了一世世的燃燈，與覺醒。是心淨，即佛土淨。

天女散花。冉冉大千，散落了無盡瑰美奇花、華璨文句。《維摩經》是這樣一部湧動著寶璐珠光，沛集著佛典中各種重要的名言佳句

的作品罷。有人得皮，有人識骨；有人擷取花相屍骸，有人冥入神魂精魄。

手拈一花，凝睇三千。

臥疾的獅身人面要問：華柱空相，花影如幻，爾有何悟？爾有何得？可識得此空空丈室？以及病夫心目？

